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三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闇叔

著重訂

上書

再上皇帝書

臣聞之益戒於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神虺言湯

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秦穆喪師于崤悔痛自

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

皆以受謙如流改過不憚號爲秦漢以來百王之冠
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
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邪所用之
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
定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改之此理甚
明猶饑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主義理曲加粉飾
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與與亂同事罔
不亡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法皆不與治同道立
一條例司遣青苗使歛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

指當時韓歐文濬張安道

舉用諸人

指當時陰附荆公而陽助公議者

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憲不識忌諱迺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識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其不便以至臺諫二三人本其所與歸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卒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終始膠固不自湔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願檢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

蘇長公所言太刻畫

借種家一絲之間處直攻

下於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乖僻追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令者側聽所爲蓋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此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終而姑勸以徐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爲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爲此法譬之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而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藥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爲危論以聳動陛下

即前事指
造人一節
於此復相發
明

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
日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陛下
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追逐老病
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鬪貶殺軍分有同降
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
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
則不耆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閑局
以攢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

當時荆公有
罷詩賦進士

議

龍飛榜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
人而已然上莫不悵恨者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
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
而小人招權自以爲功更相扇播以謂必行而士始
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便不能誦記注
義爲明經之學若法令一更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
人才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
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他哉亦徒以失
業而無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吏

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原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
一旦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
苟容之徒能爲陛下收版蕩止土崩乎去年諸軍之
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樂併告陛下近者放停
軍人李典告虎翼吏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
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
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
可信陛下以爲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迺
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

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索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爲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爲旣行青苗使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脩慝以致太平而今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賈指荊公克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指呂大防數日以望惟新之化而馮指呂大防紈之徒更相告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克復畱則晉氏之

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爲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破壞是以爲之計謀遊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爲進退之次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恩俯伏引領以待誅殛

氣也失五月爲六月爲七月爲八月爲九月爲十

前有押配之禁後有朱幡之罰爲此
雖十世臣以爲既行事猶便則不當禁抑配其勢虎
群精兵

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徒義舊焉以教未平
而亟不亟朴剗不爻矣不亟剪望實恩諭朴臣貽及
昧率而亟矣豈督厥臣勞盡諭安對歸而不怨去歸
豫以止弊剗不爲蠻服之火近再大望限快樂之土
黨如裹其以爲之信輪幾歸昔衆也今天不賀昔亦
猶然休矣自古朴小人爲讎去而限去一人而其

上自王帝書

學本經術而養生之訣無出此矣

臣伏以今月初五日南至文武百僚入賀所以賀一
陽來復也謹按易復卦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
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說易者曰乾六陽之氣也爲
十一月爲十二月爲正月爲二月爲三月爲四月而
乾之陽極矣陽極則陰生陰生則夏至矣坤六陰之
氣也爲五月爲六月爲七月爲八月爲九月爲十月
而坤之陰極矣陰極則陽生陽生則冬至矣自太極

分爲二儀二儀分爲四象四象分爲十二月十二月
分爲三百六十五日五日爲一候分爲七十二候三
候爲一氣分爲二十四氣上爲日月星辰下爲山川
草木鳥獸蟲魚不出此陰陽之氣升降而已惟人也
全天地十干之氣十月而成形故能天能地能人一
消一息一呼一吸晝夜與天地相通差舛毫忽則邪
沴之氣干之矣故於冬至一陽之生也五陰在上五
陽在伏而一陽初生於泰之下其氣至微其兆納謾
可以靜而不動可以養而不可以發宣故乾之初

九爻曰潛龍勿用。孔子曰：陽在下也。言陽氣方潛於
下，未可以用也。先王於是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
方，關者門戶所由以闢闢也。商旅者動以利心也。后
者凡居人上者謂之羣后，所以治事者也。方者事也。
門戶不開，則微陽閉而不出也。利心不動，則外物感
而不應也。方事不省，則視聽收而不發也。先王奉若
天道，如此之密。用之於國，則安靜而不勞。用之於身，
則冲和而不竭。昔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皆得此道。
臣敢因至日以獻。伏乞聖慈留神，省覽實社稷無疆。

之福

瞑而昧而不聾。昔者分燕轘豐黃帝棄轘。其天萬民以之審用之。外國。瞑安輔而不幾用之。故。而。而不黜也。文章。不省。瞑斯難外而不黜也。先生奉志門。又。開瞑。發夥。閑也。不出也。昧也。不種。瞑快。參。審。玉。歌。人。土。音。體。文。舉。沐。徂。以。游。車。聲。也。名。音。車。也。太。闢。春。門。沃。潤。由。以。闢。闢。也。商。菴。春。煙。以。昧。心。通。也。不。未。可。以。用。也。夫。王。外。是。日。闔。闢。商。菴。不。存。可。不。省。大。之。日。營。蘿。於。用。子。曰。鬱。亦。不。也。吉。闢。原。大。營。林。

徐州上皇帝書

此等文字識見筆力並入西漢

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其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仕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解竭則罍耻脣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盡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

用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成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畧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闢而延敵林官騶發突騎雲縵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粟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

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